

苏州,上海,台北,香港……这些年总是在不同城市和白先勇先生会面。

2004年初春,为青春版《牡丹亭》世界首演,白先勇几乎天天泡在苏州昆剧院,监督演员排练。青春版《牡丹亭》是集合两岸文化界精英共同打造的一项巨大工程,引起各方瞩目,剧组上下神经紧绷,日以继夜地在排戏磨戏。得知消息,我迅疾赶往苏州。记得那时的排练场设在一幢四面透风的烂尾楼里,白老师裹着厚厚的棉大衣,神情专注地盯着台上演员的表演,时而双眉紧锁,时而抚掌称快。排练间隙,他不停地跑前跑后,一会儿与昆曲大家汪世瑜、张继青窃窃私语,一会儿对俞九龄、沈凤英殷殷嘱托。好不容易才逮到忙中偷闲的白老师,拉他到一间简陋的办公室,纵谈青春版《牡丹亭》的来龙去脉。说起《牡丹亭》,原本略显疲惫的白先勇,立刻精神陡增:“我想起每个民族,总有它的爱情神话;但世上的爱情故事虽多,那都只是写实层面的‘人间’情,真正做到不朽,永恒,eternal(不灭的),一种人类最高的‘情’上面的quest(追寻),唯有《牡丹亭》……如果要给《牡丹亭》一个定位,她可能是中国抒情文学传统里从《诗经》《楚辞》一以贯之的巅峰。杜丽娘的心事,最后虽然得到圆满的结局,但那股奋不顾身的赤情厉枕,本身就有一种凄艳的悲壮。”他还深情回忆童年时代与柳梦梅,杜丽娘的不期而遇。抗战胜利,“蓄须明志”,谢绝舞台长达八年之久的梅兰芳,终于剃掉胡子,和俞振飞于美琪大戏院献演《游园惊梦》。年仅十岁的白先勇随父母前往观赏,虽然一句戏文也没听懂,但《游园惊梦》那段“皂罗袍”音乐以及梅兰芳的翩翩起舞令他倾倒。二十年后,成为小说家的白先勇竟以昆曲为背景,写下了同名小说《游园惊梦》。似乎是命运使然,《牡丹亭》成为白先勇毕生追求的梦想。虽然我和白老师以前从未谋面,却有一见如故之感,彼此交流水乳交融,毫无生涩之感。白老师对这次访问也十分看重,“这次访问有其历史意义,那是中国大陆第一个电视栏目访问到我与青春版《牡丹亭》,日后我为推广青春版《牡丹亭》不知上过多少次电视节目,都是‘可凡倾听’起的头。”白老师在《倾听心声》一文中曾这样写道。

没过多久,我和白先勇又在上海相逢。我们或由李鸿章、杜月笙宅邸改建的饭馆品尝地道上海菜,或走访白家当

年在上海的几处居所。白老师对上海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大世界”。他记得第一次去游“大世界”,站在“哈哈镜”面前,看到镜里反映出扭曲变形后自己胖胖瘦瘦高高矮矮的奇形怪状,笑而不止。然而,那时候的白先勇,大部分时间却因患“肺癆”被隔离在虹桥路一幢德国式小洋楼里,“整日与花草和小动物为伍,看见梧桐落叶,竟会兀自悲起秋来……”对孤独和寂寞的过早体味,为他成为一名文学家做了思想和情感上的铺垫。白先勇的处女作小说《金大奶奶》就有其童年虹桥路上生活的影子,而《台北人》中许多篇什,如《永远的尹雪艳》等,也都抒发了他对这座城市“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愫。由他小说《谪仙记》改编的电影《最后的贵族》在开始时还特意安排了个外滩的镜头。白先勇认为“这些恐怕并非偶然,而是我‘上海童年’逐渐酝酿发酵,那些存在记忆档案里的旧片拼拼凑凑,开始排列出一幅幅悲欢离合的人生百相来,而照片的背景还是当年的上海。”

四年后,我访问台湾。白先勇先生约我在台北光复南路、忠孝东路口的一家名叫“相思李舍”的咖啡馆见面,里面的陈设完全是一副老上海模样,昏黄的灯光下,捧着一杯香气四溢的咖啡,恍若隔世。不过,那次会面弥漫着悲肃的气氛。因为,就在那天清晨,从上海传来谢晋导演骤逝的噩耗。白先勇与谢晋相识于1988年,那是在美国举办的谢晋电影回顾展上,两人亲密无间,无话不说。在一次闲聊中,谢晋对白先勇说,他觉得《谪仙记》中几个人物都有《红楼梦》影子,李彤像林黛玉,慧芬像薛宝钗。白先勇惊讶于

谢晋对自己心思的洞察与揣摩。于是,他俩顺理成章地讨论如何将《谪仙记》搬上银幕。白先勇后来在上海逗留期间,又多次和谢晋讨论《最后的贵族》详细提纲。“当我们写到沦落在威尼斯的李彤遇见同样落魄的白俄音乐家时,都为这场戏的意境兴奋不已。晚饭后,竟喝了一瓶威士忌。”谢晋曾对我说。当初,白先勇属意林青霞出演李彤,但那时两岸阻隔,未能如愿。后来,我和白老师在香港和林青霞谈及此事,她仍感无比惋惜。白先勇的另一篇小说《花桥荣记》则由谢晋长子谢衍拍成电影。短短几个月,这对影坛父子相继撒手人寰,怎不叫人唏嘘。谈到与谢晋谢衍两代人的友情,白老师不禁悲从中来,眼眶里盈满了泪水……

我们乘坐的汽车是迎着鄱阳平原上寒气浸人的呼啸大风,向那座我似乎很熟悉、实际是很陌生的县城驶去。

那天是2009年11月27日,一年24节令中的立冬。如果上溯到80年前,今天是我在这湖边古城出生后的第5天。那天,也是这样刮着大风,满地黄叶乱滚吗?

我出生不久,就随着父母离开了鄱阳,以后又作为一名卫国戍边的军人远驻西南,从而没有回来过。

虽然离得那么远,我那份深深埋藏在心中的鄱阳情结又从来没有消失过。这是因为母亲在这地方孕育了我,她喂养我的奶汁,我出生后饮取的第一口水,都是源自鄱阳;儿时父母常向我讲述这古城的许多事,我的印象中

也就有了芝山、芝山寺、孔庙、永福寺,以及建于北宋、高42米的显明寺塔……而更令我神往的是

迟归的游子

彭荆风

那古称彭蠡、彭泽,面积达3583平方公里、水产丰富的大湖……

所以我在1989年撰写“自传”时,第一章的篇名就是《水边的童年》。

我到达人世最早进入耳边的巨大响声是水声、风声、桨橹声、波涛声。我这一生是这样爱水,生活中也充满了惊涛骇浪。

冬天的鄱阳湖上水冷雪飘,我这婴儿被包在厚厚的襁褓中,对那小城当然不会留下任何印象,也

不可能知道这次离开,将长久不能回去。那小城的人情风俗,是我略为懂事时,父母亲在回顾往事时,断断续续说给我听的,也就深深地进入了我的梦中,让我多少年后都眷恋它。

2009年冬天,我度过了80岁后,我女儿鸽子深感我那常常念叨的鄱阳之行不能再拖延了,应该趁我身体还康健,尽快回去看看;但是去看什么呢?亲人?朋友?时过80年,那里早没有了,唐代诗人李频曾有诗咏叹他的故里行的心境:“岭外音书绝,经冬复立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

我又何尝不是如此。在上饶的女作家汪彩萍,得知我和女儿鸽子将有鄱阳行,热心地将这一信息告诉了鄱阳的朋友。鄱阳的反馈是那样迅速、热情。他们先是吃惊地说:“他是出生于鄱阳?怎么我们从前不知道?。他在鄱阳出生,应该是我们鄱阳人嘛!欢迎他们父女回来!”

王义华、江卫东、程龙等朋友冒着冬日的寒风跑出几十公里来接我们,邵小亭县长很忙,还抽出时间来宾馆和我相聚,董耕耘在那两天中,更是从始至终引领我去各处参观……

走到哪里,他们都会热情地说:你总算回来了!我深感亲切,又很惭愧。

朋友们知道我急切了解鄱阳;那天中午,我刚走进饶州宾馆,就收到了一叠具有史料价值和文学性的书籍,有刘锋、邵小亭担任顾问,董耕耘主编,陈先贤编撰的《鄱阳风情——历代名人与鄱阳》、《鄱阳风情——鄱阳风俗谈屑》,学术刊物《鄱阳文化研究》一期与三期。晚上,我忘了旅途疲劳,把这些书读到深夜;他们还请来被人誉为“鄱阳通”的人文专家曹刚、陈先贤来与我讲述鄱阳的过往。我那长久贮存于记忆中、看似清晰,实则模糊的印象,逐渐变得真实、具体、鲜明了,也使我看到了鄱阳几千年来积累的深厚文化底蕴,有这么

多官员、学者在用心发掘、保护、研究,不仅不会消失,而且还在发展。

不少朋友早就看过我在云南60年,边疆军旅和少数民族生活为题材的那些文学作品,如《芦笙恋歌》《边寨烽火》《驿路梨花》以及新近出版的长篇纪实文学《解放大西南》等,如今亲切地在一起了,所谈的感触也就不同于一般读者,既真诚又随意,我深感愉快。那几天,我们父子女和董耕耘、王义华、江卫东、程龙、郭森彬、程琳萍、王淑芳、曹刚、陈先贤、徐学军、袁奕洁、左洪霞等朋友相处,得到了她(他)们无微不至的关心,她们不是把我们作为客人而是看作亲人!

远行的游子终于回来了,只是回来得太晚了!



风景系列之一 (油画) 方世聪

“生命-方世聪作品展”将于七月底在海上谷韵艺术馆闭幕,这次展出的九十多幅作品是方先生从艺四十年的精选出,三分之一新作,有的从未展出过,还有七件金属雕塑。

进入展厅,明亮的色彩耀眼夺目,不少小精灵向我飞驰而来,“宇宙人生”中的原始斑马、远古的恐龙、隐生宙期的星球、太空与粒子,还有“行者归来”的玄奘……哦,那不是尘土,是黄

金雨;那不是玄奘,是画家与众生。二米、三米、四米的大画:“生命流注”、“龙舟载道”、“精灵谷”,叙述着作者的宇宙观:佛学即科学,佛学不是宗教,而是一种思想,她的哲学内核是“因果论”和“虚空观”。生命是永远存在并生息不止的,人们参悟了,就有“宁静的灵魂”与“平和世界”,就跳起了《幸福之舞》。方先生是一个乐观主义者,纵使在这个受伤的地球上,他还是抱着积极的人生态度。他说:“我热爱人,要表现人。人们美丽,是因为他

们能创造,虽然他们有缺点。”

五百平方米的展厅中,四分之三展示的是人物油画、色粉、素描、水墨。最早的一幅《大庆工人》油画是1973年之作,在那火红的年代,油田工人炯炯有神的双眸和带雪花的皮帽,显示了年轻共和国的生命力。沿着“金发夹”、“中国农民”、“溪边金花”,边走边看,由个性鲜明的肖像到更多表现时代特征的社会人,“朴老,您好”、“中国鹰”,“孤独的春天”、“野性的呼唤”,显示了画家对信息社会、群体意识与人类价值的进一步关心,特别是“红嫂”,是对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妇女及人性的高扬,“世博大变迁”展示了上海以及中国从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的巨大变化。这些人物画再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肖像,而是新时代信息社会的主题人物画,有着很强的当代性与社会意义,并从中折射出普世的人性光辉。这些人物画是宇宙人生的一部分,也是种子、土地和摇篮,它们之间是相通的,有内在联系,但它们都是生命。

使我记忆犹新的是另一件事。大概是2009年的春天,保护中心办公室打了个电话给我,说是金山区枫泾镇有家二级医院打算申报一个肛肠科方面的非遗项目,让我先去看一看,有无价值。我当时觉得,肛肠病的治疗,真正有名的是在曙光、龙华这些三级大中医院,

再说,非遗还有对文化内涵和传承时间跨度的要求,所以觉得可能性不大。后来了解到,申报的项目有一个传奇故事,说是清朝道光年间,当地一个大户人家门前,来了一个快要饿死的外地乞丐,这家主人,出于善心,不仅收留了他,还出资让他回四川老家。这个人临走之前,感激涕零,将一个治疗肛肠病的药方献给了主人。一直流传至今。这个故事到底有多少真实性不必推敲,而这个药方的存在却是千真万确的,而且也正是这个药方成为医院的一个品

我的中医药“非遗”情

张仁

要流派之一,代表人物陆瘦燕先生针灸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上名闻全国,老上海人还常常记得在他的八仙桥诊所通宵排队挂号的情景;朱春霖先生是原华东医院的主任医师,以他老人家为代表的一指禅推拿,秉承了我国佛道医相结合的传统文 化,具有继往开来的特点。这两位代表性传承人已经谢世,但这两份遗产却是急需继承。想到这一点,我分别找到陆瘦燕先生曾担任过所长的上海市针灸经络研究所的现任所长吴焕淦教授和朱春霖先生的嗣哲,《海派中医》的作者朱鼎成副主任医师,他们一听我的建议,都赞不绝口,而且立即着手,进行申报。后来,《陆氏针灸疗法》和《朱氏推拿疗法》,不仅进入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且作为扩展项目入选第三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邂逅集

齐铁偕

渔村对酌

夜半不停浊酒杯,
鲈鱼裹土几番煨。
寒星乍息跳渔火,
三两人声踏岸来。

凌墨

盂水浑然淡欲无,
丹青虽艳笔难敷。
山因墨染生云色,
满纸风声振画图。

忆往夏日芦棚看瓜

日光烈烈远村微,
朋友避嫌相见稀。
荷叶盖颜遮午梦,
蝉声似雨息炎威。
雨中重访杜甫草堂
风雨草堂风雨惊,
先声犹作不鸣鸣。(1)
相思不见经常梦,
好似与君伴长生。

(1): 算平生知己,一为黎焕颐先生。曾与先生同游杜甫草堂。先生诗文颇具少陵风骨,忧国忧民。今故地重游,先生已逝;门庭依旧,人事全非,令人唏嘘。

笔耕

笔耕犹似雨犁推,
纸上生涯几度回。
手舐丹砂犹滴血,
花枝忽展破图开。

午夜梦回

倦看天马已微茫(1),
梦里抱书雨送凉。
人醒中宵闻远笛,
无边夜入一声长。
(1) 天马: 松江天马山。



端午绝句

刘永翔 原唱

佳节何人解溯源,
能娱口腹自千年。离骚
今日谁知诵,重五犹凭
角黍传。

大凡 和诗

汨罗江上说同源,
榴火三千五百年。叶叶
心心舒又卷,是蒲风把
国风传。

2007年的一天,我收到一份通知,让我参加市里的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申请项目的评审会。评审会汇聚了本市文化界各路专家,从事传统医学的就我一人。使我感到有些失望的是,在一大摞申请书中,涉及中医药文化的统共才五项,而且多数项目与审核的要求相差甚远。通过与会专家的反复沟通,最后一致同意将上海滩上风靡至今的以石筱山、石幼山兄弟为代表的石氏伤科列入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来,石氏伤科疗法还成功进入了国家级“非遗”名录。

中医药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医药学在近代海派文化的熏陶下,在与西方医学文化的竞争中,产生了一大批著名流派,遍布内外妇儿眼耳鼻喉乃至针灸、推拿、骨伤各科。有传承有创新,学术特色明显,文化底蕴深厚。为此,我想先从我较为熟悉的针灸推拿领域做起。陆氏针灸是上海针灸界的最重

要流派之一,代表人物陆瘦燕先生针灸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上名闻全国,老上海人还常常记得在他的八仙桥诊所通宵排队挂号的情景;朱春霖先生是原华东医院的主任医师,以他老人家为代表的一指禅推拿,秉承了我国佛道医相结合的传统文 化,具有继往开来的特点。这两位代表性传承人已经谢世,但这两份遗产却是急需继承。想到这一点,我分别找到陆瘦燕先生曾担任过所长的上海市针灸经络研究所的现任所长吴焕淦教授和朱春霖先生的嗣哲,《海派中医》的作者朱鼎成副主任医师,他们一听我的建议,都赞不绝口,而且立即着手,进行申报。后来,《陆氏针灸疗法》和《朱氏推拿疗法》,不仅进入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且作为扩展项目入选第三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牌,该院的肛肠科,正是依靠它,收治了数以万计的病人。经过我进一步询问,这一张药方的主要关键点在于它的炮制功夫。炮制,这是中医药文化中最有特色的技艺之一,目前由于急功近利的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这门技艺正处于日益濒危之中。所以我建议从突出炮制技艺着手,进行申报。之后,在上海市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评审中,顺利通过。

现在,已有14个中医药项目进入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中有3个还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更令我兴奋的是,非遗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上海市中医药的传承创新工程,目前,在市政府的支持下,一个中医药流派传承基地正在筹建之中。作为人类的优秀文化代表作的中医药文化将迎来新的繁荣期。

(作者为中国针灸学会副会长)

十日谈 许四海和海派紫砂文化